

本报记者 周翔宇

如今,徐州人的休闲娱乐方式丰富多元,各类文化艺术活动精彩纷呈。回望过去,徐州柳琴戏(俗称拉魂腔)作为扎根乡土的地方戏曲,唱出了百姓的喜怒哀乐,浸润着一代又一代徐州人的日常岁月;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,它是地域文化中弥足珍贵的艺术瑰宝。

打开尘封档案,阅读城市过往。

徐州市档案馆留存着上世纪柳琴戏演出的相关档案资料,一张张旧图片,定格下昔日舞台的热闹光景。翻阅这些岁月沉淀的史料,我们得以回望柳琴戏曾经的繁盛图景,触摸戏曲发展的时代印记,读懂这项非遗项目一路走来的传承与坚守。



上世纪50年代的柳琴戏演出剧照。

拉魂腔原是流淌在街巷的曲调

“三天不听拉魂腔,吃饭睡觉都不香”,这是在徐州及周边地区流传许久的俗语,说的是大家喜爱听柳琴戏的事。

清朝时期,徐州及周边地区水灾、旱灾频发,粮食歉收,不少百姓背井离乡外出谋生。一些会唱民间曲调的穷苦人,手持竹板、梆子等简易乐器,走村串户“唱门子”(也称“叫门子”),以说唱的方式乞讨糊口。这种走街串巷的说唱,正是拉魂腔早期的雏形。所唱的内容,大多是反映农村生活,或表现历史故事、神话传说。

此外,关于柳琴戏的起源,还有些不同说法,有源于劳动号子、太平歌、猎户腔等观点。其实,诸多说法并非彼此对立,这些民间艺术在剧种演进过程中,本就是相互吸收融合、彼此各有借鉴的。

清代中后期,柳琴戏广泛吸收徐州本地花鼓、道情、民歌的唱腔和表演元素,并借鉴其他戏曲的艺术手段,剧种面貌日臻成熟,逐渐形成清丽秀美、泼辣明快的艺术风格。同时,得益于徐州地处南北文化交融的特殊区位,徐州柳琴戏兼具南方唱腔的古朴舒雅与北方唱腔的慷慨激越。它的唱腔丰富多变,依靠各类特色曲调穿插组合,演绎出层次各异、饱含喜怒哀乐的唱段。

上世纪20年代左右,一批常年奔走乡野的柳琴戏民间艺人,逐步进入徐州城内开展演出。彼时,尚无正规剧场,艺人们多落脚故黄河河滩、泰山庙会这类市井开阔、人群众多的场地,以撂地搭棚的简易形式表演,方便百姓围拢观赏。

民间艺人们通常会结成三五人规模的演出团体,俗称“班子”,这些游走于城乡的民间班社,储备了表演人才与演出经验,也为新中国成立后官方柳琴剧团的组建打下重要基础。



听罢拉魂腔 饭都吃得香

这是徐州人与柳琴戏的烟火故事

柳琴戏演绎百姓市井百态

1953年,因为拉魂腔的主要伴奏乐器土琵琶形似柳叶,拉魂腔正式定名为柳琴戏。同年,徐州市柳琴一团、二团相继成立,数年后两团合并组建徐州市柳琴实验剧团。1958年,正式定名江苏省柳琴剧团,由此步入规范化发展轨道。

剧团设立了党支部与团委会,配齐编剧、导演、音乐设计、舞美设计等各类专业骨干。各岗位人才各司其职,推动剧团剧目排演体系日趋完备。

在日常演出中,江苏省柳琴剧团注重实行大团与小队相结合的演出体制。大团主攻城市舞台演出,拓宽营收渠道、扩大艺术影响力,例如,1963年沿陇海线赴开封、西安等14座城市巡回公演;1979年赴京参加演出;还前往广西前线演出,慰问部队;小队则扎根乡村,坚持送戏下乡,既满足农村群众的文化需求,也让青年演员在基层实践中得到磨砺成长。

彼时,柳琴戏演出日趋繁荣,姚秀云、厉仁清、相瑞先等一批徐州柳琴戏名家大放异彩。同时,徐州市柳琴戏行业也十分重视后继人才的培育,如1956年开设的青年训练班、1958年创办的戏校,还有剧团下

设的学员队,培养出大量优秀的柳琴戏演职员,构建起老、中、青梯次完备的演员人才队伍。

自建团以来,江苏省柳琴剧团深耕剧目创作,排演了大量题材丰富的作品,既有经典传统剧目,也有贴合现实生活创编的现代戏曲。剧团打磨出《灵堂花烛》《追谷种》《小燕和大燕》《宝山相亲》《瓜棚风月》等一批优秀剧目,在江苏省历届戏曲会演中获得良好反响。多部剧目还被省级媒体录播,诸多经典唱段与全剧制成唱片发行。十余部剧本刊发于省、国家级刊物,或出版单行本,被各地兄弟剧团移植排演,广泛传播。另外,解忧公主、彭祖等角色,也被写进了柳琴戏之中,这些徐州人熟知的历史人物,让大家倍感亲切。舞台上,传统与新编历史剧目多用戏曲行头演绎,聚焦市井百态的现代戏,则采用生活化着装,还原普通人的真实样貌。

历经数十年的积淀发展,柳琴戏艺术价值得到广泛认可。作为江苏戏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,江苏柳琴戏(核心传承地徐州)2007年列入江苏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,2008年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。



如今的柳琴戏走入彭城七里小剧场,也吸引了一些年轻人观看。

扎根乡土,柳琴戏焕发新光彩

提起柳琴戏,很多人都有独特的回忆与故事,江苏省柳琴剧院副院长吴波对此感触颇深。年过半百的他,青年时便投身柳琴戏事业,至今已有30余年从业经历。“我主要负责舞美工作,也就是舞台美术设计、道具置景等相关事务,常年扎根演出的一线,经常和演员交流,对柳琴戏的演出与发展有着深刻体会。”吴波向记者讲述起徐州柳琴戏行业的一桩高光往事,“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,徐州柳琴戏从业者排演了一部大戏,后来被搬上银幕拍摄为戏曲电影,名叫《小燕和大燕》。”

在吴波的印象中,这部影片当年在全国公映后反响热烈,可谓火遍大江南北。虽然彼时他尚且年少,还未正式入行,但也切身感受到这部影片为徐州柳琴戏带来的广泛关注度。在吴波看来,柳琴戏是土生土长的民间艺术,是徐州及周边地区百姓刻在记忆里的戏曲,许多人都是听着柳琴戏长大的。柳琴戏的唱词里道尽市井烟火、家长里短,处处映照普通人的现实生活。更可贵的是,很多戏曲创作还是扎根本土文化土壤进行的,比如柳琴

戏《燕子楼》,便是徐州演员立足本地历史故事打磨出的代表性作品。

“它不是高高在上的舞台艺术,和百姓日常几乎零距离。过去,婚丧嫁娶、节庆集会,处处都能听见柳琴戏的腔调,不少徐州人平日里也会随口哼唱几句。”吴波感慨,这门艺术早已深深融进市井烟火里。不过,随着时代不断变迁,传统戏曲也面临受众迭代的现实。吴波坦言,老戏迷年岁渐长,不少名家与优秀演员也日渐老去,他十分期待更多年轻人走近柳琴戏。“希望更多青年能够读懂这份乡土韵味,愿意了解、喜爱这项艺术,把扎根徐州的戏曲文脉接续传承下去。”

一曲柳琴戏,唱尽彭城乡土烟火。从旧时走街卖唱的拉魂腔,到登上各种舞台的国家级非遗项目,柳琴戏伴着徐州的岁月流转,沉淀下属于这片土地的情感记忆。岁月更迭,时代审美不断变化,但乡土艺术的温度不曾消散。回望档案里的旧影,传承仍在继续,古老的柳琴腔调,正在当代焕发全新光彩。

参考:《徐州文化志》